

民初五大总统列传

张洪祥 徐兴云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岳谦厚

布衣总统

曹錕



011258

民初五大总统列传

布衣总统

曹 錕

张洪祥 徐兴云 岳厚谦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一九九五·长春

〔吉〕新登字 07 号

布衣总统——曹 锟

张洪祥等著

责任编辑:孙洪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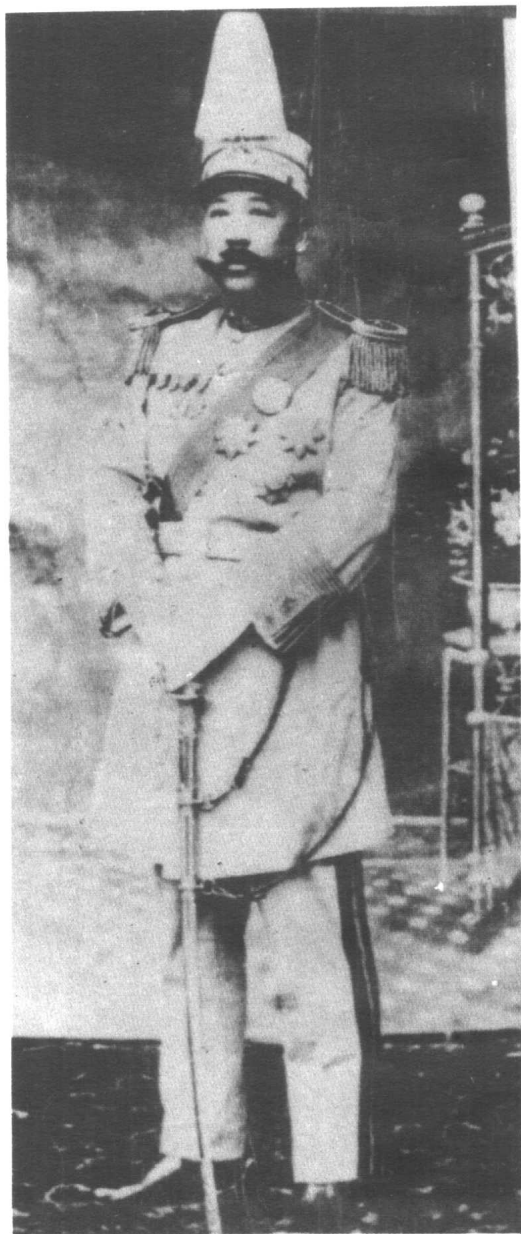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李勤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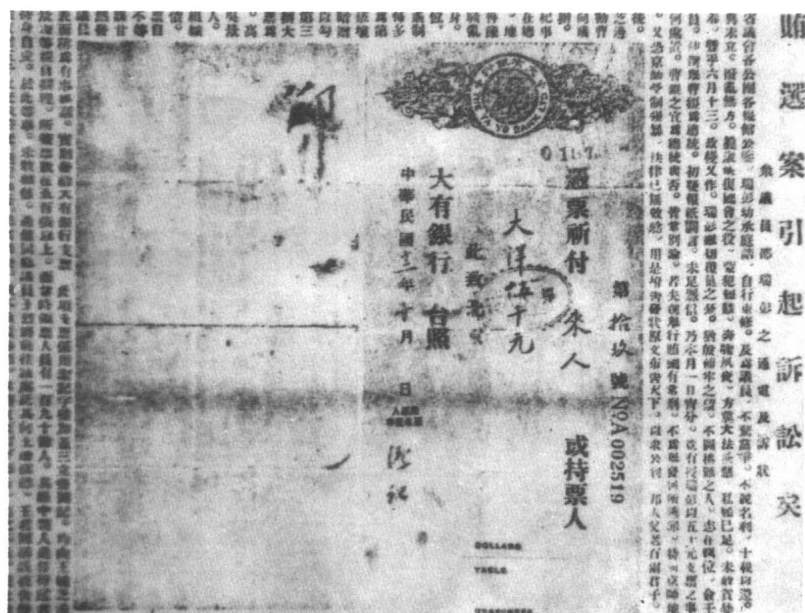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7 插页 197 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凯旋胶版印刷厂印刷 印数 1—8 260 册 定价:10.00 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528-959-X/K·369



任大总统

时期的曹锟





1923 年 10 月曹錕賄選時給每位議員“大洋伍千元”的支票



目 录

一 从跑街小贩到北洋新军统领

- 1. 东大沽船户的后裔 1
- 2. 沿街叫卖的布贩 5
- 3. 武备学堂 初露头角 7
- 4. 投奔小站 平步青云 11

二 中原舞刀

- 1. 进攻山西 20
- 2. 袁世凯身边的“赵子龙” 24
- 3. 北京兵变 25
- 4. 长江上游警备司令 30

三 为“袁皇帝”鼓与杀

- 1. 劝袁称帝 35
- 2. 一等伯爵 37

3. 征讨护国军	38
----------------	----

四 夹缝中的直系首领

1. 左右逢源 伺机争雄	46
2. 在院府之争中“中立”	49
3. 支持张勋，讨伐张勋	52
4. 直皖斗法中的“两栖者”	55
5. 一张副总统预约券	60
6. 竞选副总统	73
7. “戊午同胞社”社长	77

五 推倒皖系段祺瑞

1. 直皖派系矛盾的由来	80
2. 反皖联盟主帅	82
3. 起用吴佩孚充当反皖急先锋	87
4. 直皖开战，皖系中央倒台	99

六 曹张的联手与决斗

1. 分权与“联姻”	105
2. 成也曹錕败也錕	115
3. 亲家：从和颜悦色到剑拔弩张	120
4. 大打出手：昨日亲家变冤家	125

七 “贿选”的大总统

1. 驱走徐世昌，迎来黎元洪	129
2. 保洛的貌合神离	133
3. 逼宫驱黎	137

4. 钱铺总统路	144
5. 入主新华宫	152
6. “要害人，就让他当总统”	156
7. 执政二三事	164

八 直奉再战，总统被囚

1. 秣马厉兵	173
2. 敌手的大联合——反直“三角联盟”	177
3. “恩将仇报”的冯、孙、胡	182
4. 直奉再战的序曲	187
5. 直奉再度开战，东线险象环生	192
6. 阴谋——西线悄无声息	201
7. 祸起萧墙：从总统到阶下囚	206

九 十年故里做寓公

1. 试图东山再起	221
2. 息影津门，寓公生活点滴	225
3. 家庭纠纷，无计可施	230
4. “就是每天喝粥，我也不会出去 为日本人办事”	234

十 结束语..... 237

附录 1. 曹锟生平大事年表	241
----------------------	-----

附录 2. 曹氏家族琐记	252
--------------------	-----

后记	257
----------	-----

一、从跑街小贩到北洋新军统领

1. 东大沽船户的后裔

天津濒临渤海，九河下梢，水网密布，这里自古以来很多地方便以“沽”字命名，相传共有 72 沽，而实际上只有 21 沽，大沽就在其中。

大沽，是海口重镇，又是重要而著名的渔村和盐场。隔海河与塘沽相望，东临渤海，距天津 80 里。

大沽口，是海河的入口处，早年地势险要，气势壮观，历代诗人墨客喜欢观海探奇，凭吊游胜，大沽口独特的景象也成为他们抒情怀古，吟诗作赋的猎物，明代诗人李东阳亲临大沽口，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海门夜月》诗：

海门东望极空明，
月里山河影乍晴。
万里沧浪天一色，
数声灵籁夜三声。
水晶宫浸鱼龙冷，
白玉城高鹤鹤轻。
不用扁舟泛寥廓，
已看奇绝冠生平。^①

大沽口外的渤海湾是天然的优良渔场，每年春夏之交，便进入大渔汛期。大沽口内外，白帆点点，渔船频繁出海入河，勤捕捞快销售，忙碌异常。辽宁、河北、山东等地沿海渔民也纷纷驾

^① 《塘沽文史资料》（二），第 47 页。

船来到大沽口外，一片海洋捕捞会战的热闹景象。

天降灾祸，不幸的事件接踵而至：

1840年，英国悍然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侵略者的兵船驶抵大沽口，威胁京畿。

1860年，英、法等国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联军三次入侵大沽，攻陷天津。

外国列强的入侵，从此打破了这里居民千百年来生活的一片宁静，使他们卷入了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的动荡纷争的时代。

1862年，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天津的第二年，整个天津“外郡之商，早已卷资星散，本郡之贾，亦径运货遁逸，”联军在港口，海河抢掠商船粮船，使南来粮船不再驶入，加上这一年，蝗虫四起，“在地青苗，全行食尽，”人祸天祸，造成天津地区“难民载道，甚至乞丐无门”^①的惨状景象。

农历10月，大沽。鸦片战争的炮火硝烟还未尽，英法联军三次入侵这里，造成这里弹痕遍野，一片荒凉。此时正值北方最寒冷的季节，来自北极的西伯利亚寒流和太平洋上的寒潮不时地交相袭击和扫荡这一滨海小镇。

21日，这一天，天气异常酷冷，北风凛冽，狂风怒吼，鹅毛般的大雪已进入第四天，濒临渤海湾的天津大沽白茫茫一片，变成了银色的世界。这天黎明，东大沽贫苦的船工曹本生家里，又一个婴儿呱呱落地，曹的妻子经过痛楚之后，望着这个刚刚出生的虎头虎脑的儿子，不约而同地和自己的丈夫相视而笑。曹本生年迈的母亲望着窗外数尺厚的积雪，饱经风霜的脸上顿时又布上了一层厚厚的阴云，内心有说不出的苦涩，只见她慢慢翘起已显

①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第488页。

得十分僵化的指头，仔细合计了一下，便知是年为壬戌年，这孙子是属狗的，想到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不禁皱起眉头叹了口气说道：“咳，大冬天，又来了一条穷狗！”

这条“穷狗”，就是曹锟，曹锟的祖母梦里也不曾想到，恐怕也不敢想象正是自家的这条“穷狗”，竟然在62年后登上中国政权的顶峰——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虽然是昙花一现，毕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这条“穷狗”不仅给累代生活维艰的曹家“光宗耀祖”，而且给曹家带来了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使曹氏家族摇身一变，跻身于当时北方屈指可数的巨富行列。

曹锟的祖辈从何地何时迁到东大沽已无法稽考。曹的祖父就是东大沽的渔户，而到其父曹本生时，则是修理船舶的木匠。曹本生，为人憨厚老实，大字不识，木工手艺却非常精湛，一生以造木船为业，家境生活很不宽裕，子女多，加上靠手艺挣钱养家，只能糊口渡日。曹本生的夫人，除料理家务、照顾孩子外，还抽空从那些光棍船工中揽些针线活，缝补浆洗，赚几个零钱，贴补家中，以至到后来能够稍有节余，从事造船以外的其它零星性的商业活动。

曹本生生有五男二女，长子曹镇，次为女曹大姑，三即曹锟，四曹锐，五曹钧，六曹二姑，七曹镔。

曹本生性子憨直，为人很是要强，他宁愿自己勒紧腰带，也巴结着孩子们识几个字，因而曹氏兄弟几人，多在幼年读过私塾，并且偶有学子所出。

曹锟之兄曹镇，字馥庭，早年随父造船，甚是勤俭，并学得一手造船的好技术，待其弟曹锟发迹后，即弃去本业，依仗权势，专事田产掠夺，在天津海下一带，横行霸道，乡人畏之如虎。

曹锟的四弟曹锐，字健亭，幼年在东大沽钰盛号米庄学习做生意。曹锟起家后，遂弃商而仕，曾先后出任天津县清乡局长，迁

安县知县，宣统三年（1910年）一度任直隶藩台。1917年又任直隶省长，同其兄曹锟分掌直隶一省军政大权，任职数载，贪赃枉法，声名狼藉。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出任直派军需总监，北京政变后（1924年10月），被冯玉祥囚禁，因其一生视财如命，不愿吐出赃款，吞食鸦片自杀。

曹锟的五弟曹钧，字秉权，早年在家乡大沽美孚油庄做大写，后任安福系国会议员，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董事长及同福饼干公司、北方航空公事董事长。

曹锟的七弟曹铤，字子振，清末秀才，颇有才学，后入陆军测量学校，曾任陆军测量局长，陆军第26师师长等职。

曹锟，字仲珊，在曹氏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三，故人称曹三。曹三在幼年时，曾进入当地私塾读书，也能刻苦奋发，练得一手好字，粗通经史，终因家道贫寒，仅学习四年就不得已辍学，但这一点学识却为他日后发迹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这时候的曹锟，由于父母良善，经常受到当地渔霸和土棍的欺负和凌辱，自己又有腰宽膀大、体格健壮的天资，决定练习武术，待将来为父母伸屈报冤，因而，少时舞棍弄棒，天天习武，从不中断，练得一身好拳脚。但到失学以后，逐渐染上了一些恶习，并与天津葛沽一带的流氓头子刘得胜结合，整日游手好闲，滋事生非，形同流氓。^①有一次，他路遇一位算卦先生，即令其为自己卜一卦，算卦先生见他这等相貌，十分畏惧，有意识地讨好他，便信口美言道：少爷天庭饱满，地仓殷实，将来定能官至县令。哪知曹锟却认为这是在嘲弄自己，顿时大怒，随手就是几巴掌，打得那先生面色发青，口吐浓血，当即倒地翻滚不已。

① 《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第245页。

2. 沿街叫卖的布贩

曹锟失学后，很不成器，使其父母感到格外伤心，待他长到16岁时，父亲决定让他跟随自己和他的哥哥曹镇学造木船，以便日后娶得妻室，养活妻儿，曹锟终不能从其父愿。接着，其父又让他学做农活，安分守己，务本为生，曹锟更是死活不肯，其父只好让他去贩布卖布，才如了他的愿望。曹锟之所以去卖布，是因为这里商业发达，民间重商习气很浓，特别是186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订立了《北京条约》，天津开埠通商，外国商品洪水般地涌入这里，使原有的家庭织布手工业纷纷破产，市场容量不断扩大，贩布卖布此时确是一种很合时适的谋生手段。

曹锟贩布的初期，因家境拮据，竟买不起一辆手推车，只好肩挑手提，走遍大街小巷，四处叫卖，博取蝇头小利。不久，攒了些钱，买了一辆独轮车，往返于天津和塘沽之间，生意甚是火热，原因是曹锟虽然年纪轻轻，做起生意来却非同寻常，他往往大而化之，不计较价钱，也不索讨欠帐，人说这50文的布你就30文卖与我吧！曹锟便道：“好嘛，随您的便。”事实上，曹锟有意将价叫高，然后低价卖出。人说曹三我欠你的布钱，过段时间再归还你吧！他也坦然笑道：“没有多大关系，反正我批布也是欠着。”^①为此，人们谓之“傻子”，殊不知，曹三傻子的“傻”处，正是做生意的聪明之处。满清末年，虽然国难频仍，内外交困，可是礼义之邦，世道人心，毕竟还不是很浇薄，自以为占了“便宜”的人们最终还是把欠款归还了他，这样，曹锟卖布的生意不但不垮，反而凭着自己的“傻”的“绝招儿”，比别人招来的主顾

① 章君谷：《吴佩孚传》上册，第91页。

更多，虽取小利，生计还是没有问题。

曹锬卖布，虽赚取小钱，却喜欢喝酒吃肉，广交朋友，他很看重朋友，颇有江湖哥们义气，以为朋友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客气之谦。自己家境太苦，卖布赚来的钱很有限，但每到一定时候总要聚上几位要好的朋友小宴一餐。当然，每到有相熟的朋友进入酒楼饭店，他也会尾随其后，甚至一声不吭，径自在朋友身边一坐，于是大鱼大肉，有饭有酒，吃得十足，然后一抹嘴巴，一拍屁股，扬长而去。天长日久，曹锬竟得了一个专事白吃的名声，家喻户晓，以至发展到大凡认识曹三的人，每逢下馆子吃饭，都要东张西望，直到看清确实没有曹三的影子，方才进门点菜吃饭。

曹锬卖布赚取小钱，经常自己或随朋友喝酒，酒量不大，却很贪杯，每饮必醉，再加年轻气盛，故而常常惹事生非，有时路上遇到少妇长女，漫骂嬉笑，惊动家人街坊，吃几句骂，挨几个拳头就了事，事后虽也悔恨，但这一恶习总是不能改掉，终有一次使他吃尽了苦头。

那一次，曹锬批发了24匹布，结束成一大包，因身上还有几文零钱，便背着上街吃饭，况且这曹三向来有今天没明天，决定再次进馆子，点个菜，喝几两酒。这一喝，果然又醉，肩挑大布，东倒西歪，蹒跚于街头，形同疯子。途经一家店铺，恰逢里面有一少女，在他朦胧的眼里，好似天仙下凡，竟然忘却自己肩担重负，猛然跑上前去，想跟那女子搭讪，那女子看曹三疯醉的样子，不禁嫣然一笑，这一笑使得曹三胆子更大，不顾一切径直往里窜。结果，女子吓得逃走，引来家中一大群男子，不由曹三分辩，硬是把他摁倒在地，捆绑起来，要送官府吃官司。这一惊，曹三酒意方醒，知道自己惹出了大祸，自知理亏，慌忙跪下磕头求饶，愿以所贩布匹赎罪。这回，曹锬折了本钱，吃了亏，甚至连吃饭都发生了问题，一时成为街头笑柄。

星移斗转，岁月更替，曹锟贩布一晃就是三、四年。这时候，随着整个中国的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天津也成了资本主义列强对我国进行侵略的一个重要据点。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逐步加强了对天津这个“距京甚近”的极为重要的通商口岸的控制和掠夺，如强行划定租界，设立领事馆，控制天津海关，开设银行，建立教堂，医院和学校等，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对天津进行侵略活动，特别是一系列的经济侵略活动，掠夺原料，倾销商品，造成了整个农村凋闲，城市衰微，广大人民群众对商品的购买力锐减。曹锟从事小本经营，本钱小，获利也少，再加之随挣随花，不能扩大经营，因而根本无法同实力雄厚的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的买办资本竞争，最终亏本歇业。这年，他还不足20岁，穷困潦倒，无以为生，在津门流浪长达半年之久。

3. 武备学堂，初露头角

1882年，淮军在天津招募新兵。

这年春的一天，天津淮军募兵处。兵丁林立，气象森严，斗大的“淮”字军旗迎风飘扬，旗下安坐着一位五十开外，满身戎装，头戴顶冠花翎，好不威风的老将军。此人是淮系李中堂（李鸿章）的健将——淮军管带郑谦。募兵处外围开阔的场地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前来应征的年轻壮士络绎不绝。郑老将军全神贯注地审视着每一位应征的年轻小伙子。广场上，不时传来人们阵阵的喧哗声，有人被选中，有人被斥退。

这一天，又已饿了一天的曹三，喜逢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告诉他：“天津正在招兵，你补上了缺，除了衣食住行，公家全管，一月还有四、五两饷银。”曹三听后，惊喜非常，正合了自己的又一宿愿。原来，曹三曾在贩布的时候，有一日，推车到达保定城